

苗岭萍踪

彭焕昆 著



黔东南州老年诗社 编

霜枫丛书

苗岭萍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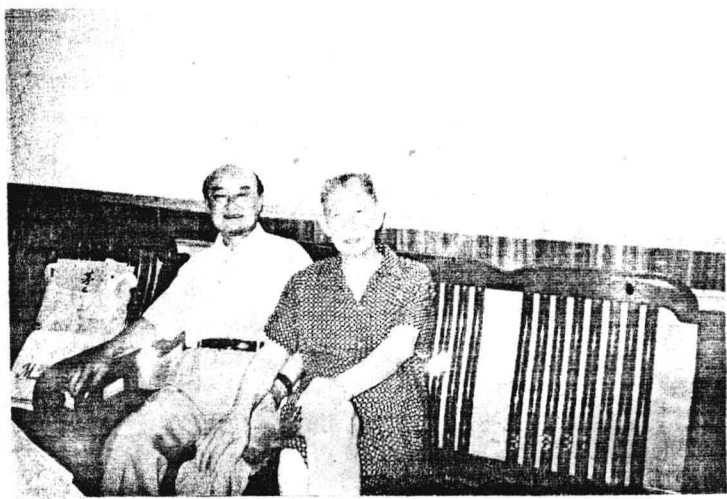
彭焕昆 著

黔东南州老诗社



作者与梁新老师合影

2003 年秋于凯里



作者与老同学吴静波合影

2003 年冬于凯里

人生难得一同窗，今夜相逢乐未央；
多少华年容易去，幸留康健晚晴香。



作者与姐彭凤仪及爱人文明山合影

1991 年秋于黄鹤楼



作者爱人文明山

1992 年秋于长沙

一诺悬壺到八旬
終生服務
好精神欣逢華誕
開新卷
祝愿詩翁壽百春

欢庆

彭煥昆詩兄八十華誕和詩集出版

梁新癸未吉日賀



賀彭煥昆詩集出版

花甲當休未肯休欣然返騁
二十秋愛民敬業匡風好苗嶺
萍踪蒼海州

梁新詩癸未冬張化海書

祝彭煥昆長詩集付梓

衛生救世數十春，救死扶傷獻愛心。
看病檢查診斷細，處方用藥慎斟酌。
醫法高尚受人贊，敬也精神令眾欽。
寫作詩詞陶冶性，激揚褒貶寓情真。

楊長福 二〇二二年

九月五日

丹心如火映霜枫

——《霜枫丛书》总序

邓锦州

州老年大学和霜枫诗社编辑出版的《霜枫诗刊》，每期都送给我。初时并不为意，公务闲暇，拿来翻翻，渐觉亲切，后竟有不忍释手之感。现在诗社要把社员们近年来的诗词曲联等作品辑成专集出版，约我作序，虽我多年务于公文，对诗词早已生疏，亦愿欣然为之。

传统诗词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大艺术瑰宝。它不仅能咏物言志、状景抒怀，而且能讽世谏言、辅助政教，宜诵宜歌，一直为世人所称道。古代诗词，特别是唐诗、宋词流传至今，主要是因其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今人中亦不乏学习者，诗作常新，佳句迭出，表现出传统诗词的不朽价值和顽强的生命力。州老年大学成立了老年

诗社，学习、切磋、交流传统诗词的创作，几年来成绩颇丰，佳作辈出，这实属难能可贵。如今社员中不仅有老年人，还有中年人和青年人，可谓队伍不断壮大，诗坛形势喜人。

黔东南州素有歌舞之乡的美称。这里不仅有雄奇秀伟的自然风光，悠久独特的人文景观，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块神奇的宝地孕育和造就了无数文人墨客，给我辈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名篇佳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今，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文学事业得以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机。而《霜枫丛书》的出版，又必将激励广大作者投身于斯，以推动我州文学创作，繁荣我州文化事业。

《霜枫丛书》首批推出的专集，多为老年人创作。他们大都受过战争年代和艰苦岁月的洗礼，历经共和国 50 年的雨雪风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饱满的创作激情，诗情由衷，发自肺腑，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此卷咏物言志，寄情山水，歌唱生活巨变及港澳回归的诗词较多，凭吊古人、缅怀亲情的诗亦不少，真可谓内容丰

富，琳琅满目，或雅或俗，或情或理，不胜缤纷。不少诗作平仄、对仗、韵律运用自如，比兴等手法时有妙用，叙议得当，情景交融，情理相通。其情景似空而实，似疏而密，似情而理，艺术形式精湛优美，诗味浓郁，意境清新，情趣盎然，读之琅琅上口，听之心旷神怡，足见诗作者非一日之功。在作品风格方面，有的在小处作笔，构思精巧，情思精微；有的如临绝顶，满目苍茫，壮怀辽阔；有的气力收敛，有的着意张扬；有的声响力求宏亮，有的刻意清冷；有的词句崇尚蕃艳，有的朴实无华；有的追求容光华美，而有的却重在意态温雅。此皆人生际遇有别，性情迥异，出之自然，言为心声耳。书中有些老同志我早已熟识，有的还是老上级、老同事，读到其诗，其音容笑貌、人品情操、为人处世跃然而出，真所谓文如其人也。

由于这支诗词队伍对传统诗词造诣程度不一，学有深浅，作品中需进一步在构思、用词等方面认真推敲的难免存在，但瑕不掩瑜。这套丛书出版亦是我州传统诗词方面很有价值的艺术成果和智慧结晶。作为艺术创作，尤其是传统诗词

创作，讲究平仄、对仗、声韵，追求音乐美和结构美，以显示抑扬顿挫的感染力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应以言志抒怀、陶冶情操乃至催人奋进为要义，一味追求形式美而以辞害义，则不可取了。

世纪之交，我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大好时期，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安居乐业。黔东南的城市农村、苗乡侗寨，呈现出勃勃生机，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此情此景，岂能无诗！希望老同志们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弘扬时代主旋律，写出更多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以激励自己，鞭策后人、这就是老有所为！

我们不求人人成为诗人，但求有感即发，用情歌唱，凭如火丹心，把霜枫映照得更红。

1999年9月22日

（作者为中共黔东南州委副书记）

《苗岭萍踪》序

梁 新

伟大祖国的传统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瑰宝，向以高雅著称，深受海内外同胞和外国文学界朋友的珍视与喜爱。魅力所在，一是它的艺术价值，能以各种简洁的韵文形式，多方面地反映我们祖国的优秀历史传统和民族人文精神；一是它的使用价值，经过长期检验，被证明为咏物状景、抒情达意和言志说理的最佳载体。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人民的无上光荣。作为华夏子孙，有责任积极地继承这份艺术遗产，并随着时代努力加以完善，使之能顺利地向大众普及，在我们的兴国大业中再放光彩。

遗憾的是这些形式被一些文人雅士夺去后，无理地增加了许多难度，使这一产自民间的大众艺术变成了复杂苛刻的钦定款式，终因曲高和寡，脱离群众，长期困锁低谷。其间虽有人勉力继承，也屡见佳品，但多为小圈子的一阵热闹，未能开发人民大众这片广阔坚实的沃土，还未达到理想的繁荣。

1994年，《中华诗词》的发刊词得很好：“今天的诗词创作，必须在题材、思想、感情、语言、韵律诸方面，力求遵循和体现时代精神。这是我们时代诗词事来成败的关键。因此，我们在努力继承诗词传统的同时，必须着意于改革，着意于创新。任何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都是要不得的。”这本是振兴中华诗词正确纲领，应该贯彻实行。可是由于保守者蔑视一般群众

和通俗作品，对两个“着意”不感兴趣，这也不许改，那也不许变，故至今仍在墨守陈规，兜售那些不易为大众接受的所谓“原汁原味”的仿古之作，以致改革创新，进展缓慢。

2000年胡辉邦同志写了一首戏赠于光远的《渔家傲》：“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酸甜若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中华诗词》编者还加了“这是一首难得的好词”的按语，但没有从中得到启发，倡导突破。

经过这十年的学习与思考，我觉得要实现振兴中华诗词的愿望，必须在认识上解决好下面四个问题：

一、必须真诚地依靠群众，在群众中做好普及与提高的工作。振兴中华诗词是迈800年人们渴望解决的大课题，只有确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科学真理，热情地、大面积地培养青年爱好者，方能从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成批的新秀，从而创作出数量无限的新作品来。这些作品，可能因程度有限而颇多不足，但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精神的贯彻实施和这些新秀的刻苦努力，是会逐步提高的。这才是振兴中华诗词的源头活水和希望所在，务必信心百倍地好自为之。反之，如果总是指靠少数专家里手，即使首首上乘，但毕竟人力有限，很难改变“院里发烧院外凉”的尴尬现状，不易造成千帆竞发、万马齐奔的强大声势。历史上我们已有过长期衰落的教训，可不能辜负眼前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光。

二、必须突破律体诗中的诸多大忌，为学习者广辟通道，多开绿灯。律体利用我国文字“一字一音、声分四调”和“平仄对偶”等特点，成功地创制了一套“平

仄相间、粘对结合”和“定韵定句、中夹对仗”的格律诗，应当视为古体的升华。它不但保证了诗体格式的简化和统一，还规定了展示作品音乐美和结构美的要求，堪称最理想的样式，应当遵守。遗憾的是它仍然保留了所谓孤平和三平调两条大忌，而它们在遣词造句中实属多余的障碍，更是初学者的难点。个人以为：句子只要符合语法、逻辑，符合“节奏点平仄相间”的要求就行了，不必多加限制。再说，诗词本是抒情物，形式终归后内容。只要总体上是遵守格律的，即使个别字偶然错声，也无须苛求。如李白就写过“故人西辞黄鹤楼”；杜甫就写过“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如果不识正变，一味屈以戒律，则“天安门、工农兵”等众多名词就永远不能作宾语子，岂不冤哉！

三、必须公平地对待古体。古体是律体的先导，在《唐诗三百首》中就几占三分之一。它形式自由，除必须押韵（不拘平仄，多种多样）外，别无限制，是学前练兵、进而问律体过渡的最好形式，也符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认识规律，极有利于走向大众。现在古体也变成以五七言、四八句为主的，所谓古风式的绝句和律诗了，允许放宽必须对仗的要求，工农老同志特别喜欢。可是近来发现有些征稿启事中，都只强调“符合格律”，不言古体，这就很不公平，必须明确古体、律诗都是传统诗歌的格式，予以慎重对待。千万别在背地里又搞什么“诗遵平水、词依正韵”，倾轧古体。须知古体中也有不少好诗，它和律体一样都是太可利用的“旧瓶”。二者并存，岂不更好？

四、必须变“倚声填词”为“用律句填词”。词在前期是配乐吟唱的、讲究倚声、是有理的。如今都改用朗诵了，应当放宽。因为“倚声填词”必须对照词谱，

一字一字地死抠平仄，既捆住了手脚，又妨碍了思路，还破坏了情绪。这些恰恰暴露了古代书呆子的悲哀的愚蠢。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作品的音乐美，那么“用律句”就已完全包括。至于句子是用平起或仄起，也无须趋前人，比如抬脚进门，左右皆可。我对照过一些词作，有些就极不一致。如《生查子》：韩偓、欧阳修、晏几道、苏轼写的就各不相同；又如《玉楼春》：魏承班、钱惟演、宋祁、张元干写的也各不一样。再单看首句：《忆江南》李煜是“多少恨”，白居易是“江南忆”；《长相思》白居易是“汴水流”，康与之是“南高峰”；《水调歌头》苏轼是“明月几时有”，辛弃疾是“带湖吾甚爱”……可见“倚声填词”的提法不全合历史实际，完全可以推翻。诚能如此，岂不功德无量！

其他如提倡今声今韵，采用时代语言和端正文风等问题，已有论述；自知人微言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如有错误，欢迎批评。

我与年长三岁的诗友彭焕昆医师，是共饮洞庭水的西湖同乡。他的医德医风，全州驰名；语文功底，相当深厚，于诗词也早有基础；且彼此都有坎坷经历，性格也很相似，故一经结识，便成坦诚无忌的挚友。七年来虽各有所事，未能常共切磋；可是三日不见，便欲泛舟访戴。他为人谦虚；无惫显露，故内容多属生活的经历与感受，于闲时聊作消遣的练笔之作。但诗风朴实，格律严谨，仔细品玩，别有风味。今值老大哥八旬诞，又逢此集出版，谨借此机会提几点有关振兴中华诗词的粗浅看法，作为献礼。恭祝老大哥寿比南山，健康愉快！

2003年7月11日